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八十五

卷第八十五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

與周澥西戸垣書 辛酉

元儀謹啓元儀東海書生耳其所著冒言者以冒天下之大罪而言之不虞明公反採其人運一得之愚告之同朝也元儀恧死然既辱明公之埀採矣敢不畢其說向之所譏者因經略之

前疏剖而析之是時遼陽未失其爲地廣爲道長自關而陸運其力勞今則不然矣向者經略謂海運必不可恃而今海運之所積者已至二百餘萬足以供至明歲四月但自海口至廣寧有百五十里之程則今之陸運者不過濟海運之不足耳復尚需車五千二百輛牛一萬四百隻夫一萬四百名則滄溟海若之間所費舟費人不知其幾而車牛復不可已是終不以海運

之便而必欲竭陸運之苦也今日之天下安忍必伸其巳說而重困夫物力乎以愚之前法計之每人肩米二袋每袋四斗十步一回日行五百回共計輕行二十八里重行二十八里則每里置一百八十八人而日可運四千石一月而可得一十二萬石計其所需每月米豆十二萬五千止虧五千耳而更虞雨雪之不時量加十八人其所運之米可加一萬二千石以五千抵

其正額而餘七千以防餘日之間阻役設二人以爲夫長王催趲督率之事則每里共設二百人而足矣計其人共合設三萬名今廣寧之兵云可十萬而撫公疏稱挑選可得四萬則是其六萬者皆城守之人也分其半以爲運則辦車買牛之費可省之關內贍牛贍騾之費可省之關外矣即稍稍額外犒人日給米一升其所値市價可銀三四分而我之所益者不過月費米

九千石一月之後廣寧之市價必平即准米價
而與之彼要便市易其心樂從而我之所費亦
無幾矣況人人肩運則空伍必有不容即以爨
出之虛糧以抵之有餘也且里置一百九十八
人不過十一人踈行于道而每里設廠分爨即
以其應得本色人五斗計之自不過炊三石餘
米之飯三其餐止以石餘計所分外加設之人
亦可燭計也袋者車所不免易而為小即盡以

新布爲之毎運不過二萬二千倒換倍加不過四萬四千竹木之擔共二萬二千其所費幾何恐難與車牛較矣至于所需草一千四百四十萬束百五十里之內或不足供其數固不可知百五十里之内斷無一草必待于右屯之地豈

祖宗所開府建牙之處而沙漠不毛者耶愚所不甚解也經略之法每車運草三十束一月四運爲草一百二十束故以萬五千輛之車而

始併每月百八十萬之需今以前法計之人可
運七束則每設二千七百人而可月運十萬五
千束也共用四萬六千二百八十人而足矣經
略之法車一萬五千輛用牛三萬隻夫三萬名
今以夫之工食還夫以牛食料食夫而尚省一
萬三千七百二十牛之食至車不必造牛不必
買無車敝牛倒之虞又不必言矣今據經略之
法米豆芻草共用車二萬二百輛牛四萬四百

隻夫四萬四百名以愚之法止用人七萬五千九百八十名加之督率者七百六十人再加之炊爨者不過八萬人而足矣今十萬之師旣選四萬以征再留二萬以守尚有四萬之餘可以餽餉所虧者四萬卽用舊法四萬四百人以抵之而車牛全無所用矣以四萬牛之料可以餵四萬之馬卽謂右屯以東百五十里大軍所聚止供薪爨則縮思加牛之後此牛日經行于此

百五十里之内不知即食其地之草乎抑復運草而餵之乎如食其地之草則所領料價必即轉買于其地之人可以私買獨不可官買以餵馬乎如運草以餵之則六萬之馬其費草如此牛不給豆其草數更盈于馬即以馬計之已居馬三分之二尚須車一萬輛牛二萬隻夫二萬名也況加牛又當加料加料又當加牛乎今難此者有三說焉一曰城守之師撫公必不肯分

以遝夫精壯赴戰老弱餽運自古御軍之法旣不能戰聚此六萬之衆于一城之内亦復何爲愚知其不然也一曰遼斗大每斗可二十觔無能肩八斗者不知遼特市斗大耳官給軍者以漕糧爲準則每斗止卄二斤也草七束以會典法計之每束十五斤七束止百五斤也卽力不勝減其米二斗不過增人七千五百名減草一束不過增人六千六百名卽以四萬牛料三之

一而可雇募人矣又何慮乎一曰幷此五萬餘人恐難驟增不知較于經略所定之夫不過增一萬三千餘人豈以省車牛之費用其一二有不足乎即此九萬餘人皆不足取于軍而以省辦二萬二百車之費省買四萬四百牛之費省餵四萬四百牛之費以爲五萬三千人之僱資孰省乎孰便乎孰不擾于內乎孰不虞其敝乎不待言而決矣辱下問敢罄其縷縷然終于冒

天下之大罪已

與劉芳瀛侍御書 己未

遼事危急如此明公此行實肩安危之責非如平日巡方之使威行政舉足以報命 天子也今朝政闕失多端然捄病者必拔其根若至尊靜攝若中涓煬竈似病之根也而非也至尊靜攝如壯年之夫因惰致病因病致弱故元氣耗損精神闒茸耳中涓煬竈如乘人精神元氣之

敝而惡夢驚心妖邪攝魄耳精氣非可不補也夢妖非可不卻也然去其病則不待治而自愈存其病則愈攻而愈傷病何也今之樞輔二臣是已輔臣以庸懦之資處非據之位借市虎之勢養雌伏之奸今械去而木偶無靈風止而怒號徒竅自知不免知不免故據之也愈力爲之也不顧彼蓋前無悔禍之機後有喪元之慮必使人之家國隕亡則紀綱始得滅絕紀綱滅絕

始得脫萬一之死不知朝廷之待大臣甚有禮也彼之庸懦受悞人所憐也及今而圖之亮斷蛟之勇無望于斋頁之人及今而去之則首領之全猶可冀于昇平之日所當明此義以告之使之決絕者也樞臣以頑軟之骨變爲咆哮之態然非變也經臣實有以激之彼之悞國罪已不容死矣使自臺省言之彼猶謂彈射之常一去庶可自保自經臣言之則經臣乃 主上所

篤信也無章不覽無疏不報郎其受詆之言亦盡報聞矣使一旦去國衆詬乘之則聖怒不可測三族不可保故寧蒙面死爾求以固上心制衆口不幸而經臣之功成則已叨其賞幸而經臣之身喪則舉陽誹陰刺之言揚揚以爲口實若夫京師失守乘輿播遷則憂在宗社君何與焉不知當此時三尺童子皆食其肉矣不如早歸而無終悞天下之事萬一天心悔禍　九廟

有靈猶可及于寬政非若居是位萬萬不可以傲倖亦所當明此大義以告之使之決絕者也今舉朝之士大夫皆知二公之宜去知而不言無益也言而不盡猶之不言也盡而不當其機猶之不盡也明公領袖言路人人所知忠厚正直人人所知彼不唯患其言兼以因其人益以信其言此安危一大樞也若夫措兵設餉之繁明公自有石畫不肖菰蘆多暇亦有暇鑿餘圖

言二刻聊佚士壤細流而已惟明公教之

與楊華毓少司馬書 庚午

元儀朴癡不入世賞乃荷明公十一見置之筐篚惜以不肖之身易集氛垢不得從公于邁使逆彥之嘗授之他人儀之罪也于虜氛正熾之日單騎從樞輔闖入圍城幸至今日皆出台蔭而逆治與關將合謀遂于四月十二日東西共舉事欲盡陷關城以儀爲嚆矢幸藉宗社之靈得

其期會逐急急請餉以放逆知事不就早一日發夷丁未至得以保首領今雖逆案未明幸而公論已昭元儀得從寬政孰非明公齒牙之餘惠哉移節上谷事較關門重十倍元儀揷畬禍甚奴酋之疏明公想尚記憶有明公在而元儀歸臥青山始得安枕矣但同事者是否同心軍需轉輸是否應手彼馬不入而我圖之于西得請價如額得買運如期與否極其力卽得萬騎

亦豈能當百萬非車無以固非火器無以用車爲辦爲練曾否得人辱國士之知不能不擬中宵之夢耳咫尺雲霄無繇瞻對芹私侑牘曷任主臣

報沈何山南大司寇書 壬申

元儀旣編士伍再罹飛章自笑聚米之迂已絕援桴之望忽承翺問下及陳人雖云老馬識途久乏淸泉斛粟即使靈龜知彼可憐刳肉剔筋

豈以義不忘君庶幾久聞天下將無誅徒在肉未能遂輩國家敢不竭愚以備所擇雖然東西之事不可同日語也西事蔓延如宿熱在于腸腑此證愈則彼證現究之愈者未必愈徒緩左而發右右之病愈湥醫亦知其然然不敢不姑言其所愈以緩主人之呵督及右發而無如之何則又竭力攻其右之標右若稍愈而發于左者愈湥左右之際五臟六腑十二經之間榮衛

督任一一受病而禍中于性命雖然亦未及性命也何也其所感者原起于株而不起于根其病亦往來水火似積聚亦似流注未即絕胃故也東則不然其毒所發即潑于膂背其積禍也有日當其若蓓蕾若蒴蘖則莫或問之又或翼之故一旦及此其癰疽所現之部位與始病之寒熱俱異于尋常此可為性命之憂然而愚以瘍醫所可愈周禮瘍醫下于醫以其病外也獨

使庸醫治之亦十無一全明公智周天下願決之此而已治積聚流注者不可任攻劑然終以攻而得愈其愈後之元氣在所養而已欲惜攻而先顧元氣不能也不能攻而爲顧元氣之說自愚也其要在擇兵治癰疽者理當先固其內然法當先自外決其藩何也灸之圍之敷之貼之點之兵之俱不可缺置此而徒曰治內內之效未見而外已不可爲矣內者我之兵將也外

者彼之黨與也今遼民在東者必盡歸賊島兵未渡者必盡歸登不歸不渡則其勢不張既歸既渡則人衆而豪傑生且名位相亞智力相比者不一也得其機而用之一辯士力耳然非握重兵者與之質劑亦不可而得盡其言不足取信于朝廷故也滅安史必田薛取黄巢必朱時其勢已成其銳已全必非兵力所可攻故也然愚以西兵十不如遼兵一遼兵十不如島兵一

此庚午山海軍中之言不可易也欲平西事而
撫兵無如遼遼必不可調則遼民之在山東島
兵之未歸登者皆可用得東事之要領則其人
皆我人矣即革面因而鼓之可借以畢西事故
西事雖先而其定當後至東事則撫士素得島
將島兵之心諳其機彀能因敵以制勝者假以
都統之任盡護援勦諸軍使得陰行其計則三
叛之頭不數日而至戲下矣然必非舊東帥子

弟之可任其弟酸腐其子愚憨三叛固以犬豕視之微三叛卽島將島兵算不然何自得其關捩哉然非虛公之本兵在內而大將能成功于外未之前閫儀僨矣然朝庭苟用此策以救寧今日既敗之局猶如反掌然而變不可盡勢有時窮此在君在相而不在將固非愚之所可及也耳久如聵胸久如痞口久如瘖手久如攣冒昧裁答不知所云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五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八十六

寄陶玄暉中丞書 壬戌

卷第八十六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二十九

寄傅元軒侍御書一 甲子

夫人與韋布之士奔走之徒班荊而言平生之契傾葢而期久要之交無它一言賞心百死而甘片心相喻千古不磨也況雲張雨施龍騰虎變方持纚斧闢俊門百吏趨前而葬當千士劾

誠而來哂乃於聲氣之表物色一人焉譚尚未竟日已移晷使之頓忘其賤忘其少忘其乍此何如之遭哉此而猶可以久暫易其懷離合分其志遠邇變其衷豈特非丈夫也亦豈人情乎然當夷氛熾如火縣官急如焚召其人於萬里之外使執旗鼓以匡此一方郎一飯之德綈袍之惠者當畢効於此日而況受知之奇而湥如前云云者乎而竟無以致其區區此人道之所

芟薙而亦鬼神之所必誅也儀雖頑愚何以寧枕席然而其情苦矣當其寄身絕徼屢入虎穴身漬戰血心竭戎旃風霜以爲衣塵沙以爲食髑髏以爲席犬羊以爲侶至鶩宿而天爲幕雞冠而雪作纓又不必言矣此猶侍元老以偕行暨三軍而芟歷壯夫之所甘心烈士之欲以自見者也乃奉使督樓船於江南造器具於陪京長年爲其屬匠役爲其民口錢穀而手會計日

夜無休不亦雅士之所羞乎然而猶其職也乃
持一錢而萬計上不爲官所私下不爲吏所匿
省財鉅萬蒙怨一身亦可悲矣然猶其分也乃
四方倚邊以爲安危而其視邊如膜外百計背
民一當公家之事則借作呴嘔之態及其一無
所擾口語難置則恫疑虛喝無所不至鎮之以
靜要之以理不能支吾始得就緒而急故緩之
簡故繁之使如婢妾婉轉於內君吏入伺於

官長吁嗟亦可痛矣今幸而告成冒炎溯流泛
巨浸捫龍蛇以抵於邉戒行有期翹首愈遠臨
風奏記涕淚交順夫報君無其地報師無其時
君師兩負其於壘縲從軍損名敎而戾綱常豈
不甚哉至於西南之事往時面稟鉅欵纚陳懇
求閉門造車開門合轍方綽綽然於君子之懷
而又何敢贅一辭無已則以二言約之曰治蠻
夷者貴在不盡治養銳氣者貴待其自發盡治

之則不治矣強之振非眞振也而欲不盡治必先有以治之欲其自振必先有以養之此萬里血誠知其無補泰山而不容於默默者也

寄傅元軒侍御書二 甲子

朝廷有常典非豪傑爲之綱紀則必廢交遊有常情非聖賢當其樞機則亦廢何也遠者易略而近者無繇致其私也竊見故安順太守王君追皐以名父之子文匠之宗流離一官死於戰

所業已聞之　陛下矣其齒髮骼骨化爲鬼方
之燐塵以從飄風以混沙礫以委蔓草而啖烏
鳶豈非人情之所共痛而國典之所必䘏哉然
非豪傑如吾師者當其綱紀之地則任子無故
羈於長安誰爲加一官贈半職而其子雖曠代
奇才然猶書生且間關萬里夷獠縱橫何繇得
負其親之骨以還故土哉今幸而吾師在位此
太守之幸而王生人子萬苦之情庶有冀乎至

於儀之與王生交也可謂之朋友矣王生名翥字子雲其才如航海而凌大風屏長年三老不能究其所至而其歸託宿止則必五城十二樓方壺員嶠之間蓋其賦於天者厚故鬼神若翼之其品如山之發雲文綵絢爛奇峯壘出不可方擬而其爲功則必能潤萬物益所從出者名山大澤而其志在於澤斯民也儀與之友矣視其親死於萬里之外虎豹蛇虺之區而不能爲

之効一臂豈可揚鬚眉於天下譜金蘭於同人哉然非吾師以聖賢而當樞機則亦有長嘆息而已何也弱不能褰攀以從甲不能飛尺一於窮荒也今幸兩者皆遭之則勞臣有可慰之魂孝子有不死之機為之朋友者亦庶幾乎不隳厥道邈惹古人矣可默焉而已哉然度仁政所施必已先及何俟邀人但兵事方劇或有未遑逡巡不言罪枉元儀故齋沐陳詞以冀萬一

寄傅元軒太僕書三 丙寅

自受知以來此身誓爲師門死師門何地自効惟有贊當今一流了辦東事使吾師得一力辦西此職也志也往嘗與吾師論東西事西易而東難今西事掣肘誠未見其易東事頗得絫曲犁此獨夫亦在反掌故高陽公決意身任而陰決秘謀實儀一人今人言高陽公重馬帥馬帥實夢魘間耳非欲祕之未可與淺言也高陽公

初以儀處幄地實心所安繼以謂可典軍遂任以募事募事已辭于前而不能辭于後實以募其所身將也故至昨歲五月雖朝局已紛壯猷未歇欲中分麾下以相授直據益州扼四衛於握中戰狻如于臥側疏已垂發軍已戒行而中旨一下全局皆灰此國家氣運使然豈特高陽公道之否泰哉又况于儀哉儀自得此旨便合長往以高陽公必去欲留之了辦去後諸事詎

不敢辭遂至冬仲始得隨高陽公離關不意部
中復欲相留或欲以舊職之副將而驅之出塞
勢不可承也或欲羅其後題之待詔而留之邸
舍誼不敢出也儀實真病瀕死奄奄一息何意
入關而寧遠之圍甫解袁撫軍必欲相留書遍
于揆樞寧遠一塊土閻袁發其論而不能力高
陽公主其議而未即決既以死爭復冒中朝之
怒幾死於讒皆儀也儀何敢辭然高陽公一去

萬事灰燼一統之力其可恃乎欲用儀必仍用儀之策取益州而後可袁撫軍有其志而未能也儀何敢承故反復數四至五月而撫軍不復相聞竟以原題待詔總理水師請遂不俟部覆竟得俞旨方造朝具辭弁欲明快一論而𨚫造蜚語者謂儀妄希出將入相之業故假手淸華兼操兵柄嗟乎嗟乎師聞此本末久矣世有是事否乎王大司馬不究底裏遂鐫其新題止與

故銜假以贊畫之舊以優其體奪其已奉俞旨之供奉而使之鞅鞅又復文之曰加副總兵以掩之是時大內方苛司馬遂以十八日待詔何得遂加副戎下詰削兩人之藉以去晉揆力爲剖辯司馬得以全而儀削矣十八日而削君恩甚渥本不能任而得辭辭則爲規避不待辭而加之鑽刺鑽刺往遼東庶不負兩師之自請往東西君恩甚渥至於涿鹿公無端欲李代桃僵

幸公論尚明不甚苛誅君恩甚渥夫復何言只
儀知必無能辦東事之人使吾師得一意於西
此恨也媿也前歲募船至江南因故太守王追
皐之子王一翥將匍匐乞恩以求其先骨故附
一奏記頗詳情事其書竟不知達否今幸得生
還欲耑一介陳布委曲而不能於費橡之南也
齋沐捫牘因王絫戎以上士至此悲矣空山誦
讀庶幾一家以此仰酧師門雖復不悪言至此

悲矣

寄傅元軒太僕書四 丙寅

敬啓費掾竑選杭郡諸生也溺儒冠北游意有得不得則爲掾從事故督師相公府中督師公故嚴敏諸掾無中程者此掾獨以頴且密終主紀綱此軍中千條萬緒加之督師公家其國雪其胸欲楚楚殊難身督之耶不任遂以屬儀故諸籍在也頗可觀儀因是習掾之爲人頴且密

如督師公言督師公去關萬人啼而二三胥則歌且舞此椽獨誼不事後人從衆得冠帶恩郎辭去此與士大夫去翟公門者何如哉今欲萬里謁節下葢從督師公習節下深且以猶督師公也此其志亦介然矣故因附牘上通而并爲一道本末儀于言不敢妄也其吾師所知乎試之錄之唯吾師所裁矣王臣

寄游肩生侍御書一 癸亥

往歲辛亥從長安歸受之兄附一函記曹適使節錦旋附幕下程生者以上當是時和門之前群策群力雲奔霧集故逡巡無一言以自貿教於大君子也年來黑風起於晴日横濤作於恬波志士短氣媿無王生之報亦自恨其才陋且跡與天閒隔也倀蒙明命有司敦迫知者以爲懦不知者以爲蹇故黽勉北上拜疏懇辭以自明非耕莘釣渭之流不敢爲閉門踰垣之事但

其不可以當兵寄中朝士大夫一見自知之從此謝虛名以養福杜發機以潛修庶幾麤糲存此腐儒濫詔不從且媿且懼然不敢承恩受爵僅單騎而東以求放于樞輔樞輔之於儀也於放言自廢之中察其死不忘君之志於橫訾衆棄之時哀其中立不倚之操此知已可以理干也故懇之曰朝廷養士原以為一日緩急非為吾曹靑紫計也使辭側注而就制科辭危彊而

待清要研田未荒庶幾得獲然而負主恩于外負義方於內死而面甲也唯以不可用之才當不欲用人之日而更獨抱難自用之苦放之澨山卒業所學或成小儒以無負後世此與成封侯之業德更倍矣樞輔首肯其言而不之許也夫骨稜無剉刃舌大無削刀眼眀無朦藥柄不入而颺易窮將爲特典羞匪朝伊夕凛凛危心乃聞眀公噓之唯恐不昇培之唯恐不茂當之

者媿而省之益懼奚晴朝恬水轉眄之事歷險不躓其言亶足徵於天下爲舉朝掃積懦之心爲滿鎭起積弱之狀使萬年難遇之機無付東流後世老儒爲史斷者無三歎而垂恨則明公報國之大忠而小生自茲長往亶無遺憾矣身隱無言之日未敢涘語聊因風便不覺縷縷謹

報游肩生侍御書二 癸亥

辱虛襟以下交遂解纏而上結緬唯遠略志在

匪時苟共碧血猶存敢以赤腸他向夫吐蕃入
犯則維州之議必申金虜敗盟則少師之謀復
用明公本欲朝食以奏功不顧夜行而多露聚
讒適足以表誠含污正所以張信後三代以來
士之遭此者必從容而後雪故無損于生平而
每失于遭會即如本朝陳中丞哈密之功胡少
保倭奴之績一白于生前一申于死後故雖均
名彰于後世而於當日之事無補分毫逮 神

名綴足以啓天下之忠則急就其繫而出入意表使之駭異自儞此兩言者前言似難而人猶以爲易後言似易而人必以爲難然唯明使君可以言其難昔經使君之言曰主方之設將以虞其入犯今經使君之言曰三方之設將以牽制無已則省其軍食如此而滿朝不識兵之人所影響不决之意俱群然以所言之當而謂兩撫之可寬矣今之言事皆無遠慮而懼一禍故

假近禍之名可以收遠慮之實今經使一舟其立言之本意舉而告之人欲收其前局所不能也然智者如轉環因其機而用之不能假近禍以收遠慮卽當轉遠慮以收近功正利在于遠撫之執拗尋釁端于河上吾可乘其機而猝之不肖雖駑鈍然蒿目腐心于兹久矣嘗有一語于三載之前我欲全力以過奴之渡河不如出奇以濟我之渡遂不繇此道而得殄奴者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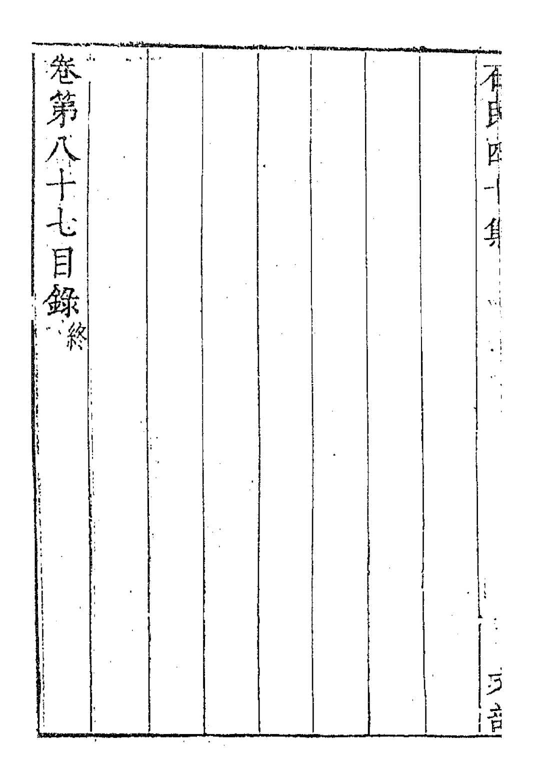
有也明使君于海上久矣必籌之熟矣所以展轉不決者以廟議之未定而節制之有人耳今人信影而不信聲略露其奇自可杜嘈嘈毛弁一舉人遂譽之爲寶臣虎臣明使君威靈所及不能轉毀爲譽儀所不信也明使君度朝事熟矣然猶展轉而不決者必以兵力之未足將輸之未得人耳兵銳氣也在鼓而用之此有其機焉未可以已成之勢論也將者唯在明

耳即幕下無其人天下大矣豈無欲建
勲成明使君之志者乎儀辱在骨肉故不敢不
言然于明使君希闊久矣言之而又未敢盡雖
明使君炤之而已如明使君吐儀言絶不進師
人之議其後日甚一日矣明使君炤之而已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六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八十七



卷第八十七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三十

上申玄渚太僕書壬戌

元儀忝老年伯肺腑之親其分誼本在人先竊從先人聞老年伯經世之學非當今士大夫所可庶幾日夕引領以匡時艱其契慕要不居人後然以薄遊疎節故無繇吐一語于尊者之前

今脂車北矣兩造請而不得見車音轔轔未可
淺語敢託予罌聊布一言觿鬪之人雖長必觀
於世而後定亦必自定也而後人定之以老年
伯經世之學如此其足以匡時而十數年以來
知者尊舉舉者尊用此世之不定也不定雖有
習者仰屋而已今君相之知在于一日四方之
識不識者無不同聲而笑許此非人力天道存
焉　高皇之不負上帝上帝之啓佑衆心冥乎

漠乎可以鏡也此所謂觀于世而後定者也然
今之時迫矣無論排火者望登援水者望泗而
時機至此亦實間不容髮譬如醫者雖未能奏
順養之功亦當使續其氣脉渥其精血無朽其
筋骨以待參蓍烏附之施然則今日雖有智者
安得不深慮乎今虜騎充斥遍于山海山海名
爲巖關實以壘土補天險愚者之所憑智者之
所侮也然而薊東人民雖日夜奔潰而長安猶

未崩決者豈朝廷之法所能制哉人心猶藉此
關以安也今頃有人自渝關來見兩司馬兀坐
關上誓以死鎮而人心搖搖不能復奉約束其
至材官親兵皆秣馬以待一旦有緩急欲求一
矢加遺不可得也姦細客布出入自如奴亦何
爲悄靴尖一趯耶今議設永平鎮撫以爲京東
外護其說似矣請高明度之萬一渝關奔潰永
平郎城固糧足將士樂戰能扼其咽不使西下

否稍迂其道則循山而度矣况不必耶今議築銃樓于通州沿河一帶以扼虜之來路其說似矣請高明度之卽使勢可禦敵工可立就使虜避我聲迂入三河自遵義而直趨東直門通州銃城能效一臂否古之將曰知天知地知人今天不足畏人不肯恤而卽此地形介狂肘腋萬目共見猶舉朝呶呶葺爲淡度豈不貽笑萬世耶然則今日雖有匡時之具苟適當渝關一潰

京師鼎沸之日自城守之外必無他策今之京營能如宋之禁軍否今人心之欲殺賊能如白敏中不令放箭遂加怨詬否今之外援孰爲种師道今之勤王可能旦夕至二十萬否雖有李少師安所用其長哉如謂奴必不敢西關必可守京師必無急姑徐議固守恢復之策此則九廟之靈而非人臣之所敢自持者也然則老年伯今日自定之策必先著于胸中矣儀不肖不

得與聞防略然智者之所及愚者揣焉聖者之所過蠓者仰焉晝所不得繼之以夜精者不可以言傳而規模大略信不秘于壇上亮不秘于廬中儀雖不宜與聞而誼則同關休戚老年伯豈吝一言不慰此耿耿耶元儀竊讀宋史劉豫入寇趙丞相請高宗親征揄欑謂之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江淮宣撫使則命至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糧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今之

事機不幸而類此老年伯能無意乎主臣

報歐陽嶰谷南垣書一 壬戌

今日之事如兩人毆于市非敗則勝耳如處於不勝敗之閒相毆者或力疲而未進市之人先咻之羣兒噪而尾之不能頃刻寧也今黔蜀之事猶起噪于市也充事起噪于室矣不奮臂一擊何以攝辟心安旦夕乎然欲得志于奴而恃區區與關此必不得之數也則航海一着正不

可因噎廢食未嘗噎也彼未嘗食其二年方布置
津登開鎮非爲進取計乘余年來措置有一兵
渡海否其所云渡海者非覩望于島嶼之間即
妄稱漂没者也所用之王紹勳嚴正中百計撓
毛文龍之事不惟無益而且害之且余之渡海
者有非害成者哉然則文龍之勝負俱不可得
而知矣愚以此不足論也使文龍勝固宜濟師
以爲首尾使文龍敗則彼方以我必不敢復舉

因其不備可以得志先王有云事機之來方無已時此之謂也今欲恢土地掃夷氛當以三萬人爲限然度今日之物力不能猝辦用兵無方在其人耳況立奇功者與大征異在精不在多多則萬人少則五千人儀皆能辦也但其人如班超之三十六人馬隆之三千五百人皆儀自選而後可即現募之兵亦必自爲揀閱百之一十之一二三之十皆不預計也今請以五千之衆

計安家衣甲之費亦不多近以十八兩募內地之兵而欲損于凌波犯險之士情未愜也然愚以從此可給十五金而扣其三金于官官爲製衣甲蓋衣甲必精堅而後可用非士卒所能自辦也如此而五千人之費九萬耳其次議航海之舟舟必極堅而且製度合式方可輕海若今度一舟之費或買而修改或如法以造非五百金不可今有登撫運豆船一百隻現在㳟門此

舊淮撫所造製度未合而釘板可用若使如法修改不過用百金足矣其舟頗大舟可載五十人則五千人渡海之計再費萬金而舟具矣其次議器械令舟以濟海而其交戰之具則以步當馬非車不可車製則今之所造皆不足藉也且欲以舟運而可載高軾大輪乎儀於此計之久矣有合車以當平易五十人共之每車二十金可辦有分車以當險阻十人共之六金可辦

共爲費不過五千金火器多方要之適用不過
佛狼機百子銃五雷神機快鎗噴筒火箭而已
計每船之用佛狼機四百子銃十之二五雷三十
快鎗二十益之火箭噴筒其費不過五十金共
爲萬五千金可備苟得舊者煆試可用則又可
稍損但五雷神機最便亦廣官府未嘗有耳至
于長短器惟有刀鎗鈎斧弓弩六種可用損長
益短入費三千金足矣則亦萬五千之費也其次

議月糧渡海之糧勢不能減然如近日關上月給三兩此最足矣儀以猶可減也當以二金爲卒而月各給米五斗苟無米則衣金玉而死耳今且爲一歲之計食六石則三萬石足用計舟載三百石可以勝也米五斗當價一兩則每人歲得二十四金足矣是十二萬金之費也一歲之後再爲計矣其次議選將吏今冒費者在前自好之士緘舌不敢言然欲人渡海自當顧其

私況將吏衣甲亦非易辦則亦以萬五千以待
四五百之將吏不可少也其次議布疋歲冬夏
布五疋則五千金可具也其次議犒賞益之以
餉亦不如勵之以賞無重賞在前而欲士用命慈
父不能使其子也其次議撫勞間諜雖無厚資
如監軍渡海之時而欲士人以為鄉導欲通虜
情以為進止此三軍耳目不可緩也數年之衂
正坐不講此耳合與者之費從其最薄五萬金

不可不圖也如此則五千人一歲之計三十萬金三萬米耳較之泥沙漏卮何啻倍蓰若其萬人則倍之耳其半無可藉之舟益舟價二萬金可也今截六萬之漕費內外爷六十六萬金而有萬人必死之士爲國家半臂之倚較之二千四百萬徒爲喪地千里之資可同日論哉至于朝鮮外冒恭順內實輸款於夷虜事理必然亦其國數千年故智儀覘之於言筆之於書已數

年矣今其事已不幸而驗然儀以不足慮也儀
其順則有順而用之之術使其逆則有逆而用
之之術不足爲重輕也唯用將須得其人當須
當宁之慮耳元儀抱此志亦已久矣然名位輕
不敢當專閫之事願以布衣如班超之假司馬
其必欲用宿將則非南將不可贊畫調度必用
廟堂之士則特薦起家贊畫制勑房中書舍人
宋獻其人也聞曾與樞相議此事而未有應之

不能獨往且製舟造甲在江海之間方便此非
南都當道爲之主持樞相亦不能遙制今盱公
負此奇志正其人也其費必就近支取有濟製
造當半請之於帑半處之南中三部方得應手
稽此中合十萬金以資經略犒賞者皆拜疏即
發況封疆之事乎如不足則淮揚運司可支也
若夫偏裨之材不患不足但恐不勝用耳其分
合之法宜設主將二人協理一人而以文臣贊

膚司偏其副將分管徒以亂人斷不可設而萬人之衆設爲五營置叅遊四人中軍一人此咄嗟可辦然必自主將議用不可紛雜此非同心膽者雖有蘗白之賢無所用之元儀籌之久久今遇明公數年心血一旦發露非謾應姑荅之語惟明公速斷速行而已

與歐陽嶰谷南垣書三　壬戌

今天下事急矣可爲者不爲不可爲者患爲至

欲爲而終不能爲悲哉夫夷禍起於東北漸及西南病猶在膚骨間今毒攻心矣當急下護心之劑而未有聞也明公爲國計能無深長慮乎護心者先使咽與胃弗隔今燕京咽也建業胃也咽胃之間則徐鳳是也不於此料理使中氣阻絕雖毒愈膚完而其人已槁矣故今日恢復之策猶爲治標而徐鳳練兵之策乃救命之藥願明公毋忽也今日物力衆不敢言多只萬人足

矣其所費金錢亦復有限頃王述文侍御以此議上于朝廷而欲移漕總于鳳陽誠爲得策若其所言必不可復用債帥苟一時貪望不偶卽以副叅管大將之事亦無不可誠哉是言也但其疏條陳太廣所薦之人亦引而未發明公爲國遠猷當急圖此樞相久欲舉此而患無其人苟能聳之必旦夕報可使事成萬一益發朝夕可殲卽意外不虞闖破虜馳猶可爲勤王之首

建業逼近江海大盜倭夷日夜覬覦苟聞音耗即可南指而滅之且南北姦心自可滅消功有甚于曲突徙薪者鳳陽稱爲中都葢　高祖淵識已有南北並峙之意焉今東事發南北幾絶矣所幸者鳳陽無事故中州西路得通耳今齊魯之賊雖易撲滅而人心動搖汝頴青淶之間必有起者使徐鳳無備爲姦人所據十日朝命不通江南四起而叛矣故固守鳳陽使得節制

徐淮諸將以成重鎮此萬萬不可緩也苟無萬人特募之師人人如熊虎則亦無益也何也兵非自練不可戰非自擇不可練此孫吳雖起不能易也國脉所關　祖宗在天之靈實所竚望體國憂公如明公舍此不圖復安望乎儀將浮海去矣特有此區區一念故敢直言無諱

與李尋仲南臺書壬戌

辱明公虛懷煦色一見如生平感且不朽伏蒙

嚴諭令條上諭中應務之事儀本迂謬書生其所言者不足以當當事之心其所以謬賞而交譽者以其言嘗不幸而頗中故若可以謀未然也然當其先事而言又迂謬而不足以當當事之心故雖憂心如焚夜不交睫而旦起又噓然不敢發一語矣伏承明公虛懷煦色此儀可盡言之時也然南中之事度其事之可爲權之得爲者三四年之前已略爲籌畫友人宋孝廉以

維桑之謔已告之當事矣然皆憒憒而不能用也今具在友人所刻暇整錄中奉呈乙覽今日南中之事先顧天下之大勢而後可定今天下之事如父母衰暮人子終不忍言其大故然而送死之具有歲備者有月備者有日備者此不可諱言而廢置也今明公試度之東胡之頓兵而不進者抑畏我而不西亦愛我而姑緩卽擧朝所疑以爲西虜爲之阻明公試度此西虜眞

有圖雄爭霸之心亦志在子女玉帛耶如有圖雄爭霸之心則不使奴至今日如止殉子女玉帛則奴何所不有耶使其非畏我愛我則叕細已布銳氣已養一舉直指渝關能守否耶關一潰長安能安坐待攻否耶師至城下京營十萬能一戰否耶長安戰士雖礪刃彀弦以殺賊而城外無勤王之師數萬孰與一戰耶萬一人心如今日則豈能待賊至城下耶蜀事未靖則秦

不可往即往秦而秦有姦恐不容六軍之入今廟堂諸公其意見大率可料則舍此南中咫尺地安所往耶御蹕一朝南指凡爲所欲爲者豈一人茍無強師勁將先駐中原以爲迎扈天下事尚忍言耶今江淮雖經募師而忠義自奮之士見豸冠繡斧自天而下久縛文法慮不得自見俱逃匿不出及募兵使者既布大信于天下懸重賞以鼓舞士方欲自見而募限已足矣此

皆不肖儀十年來精神聯絡簡而用之俱百金之士用得其道驅之不肯逃威之不肯怨者也中原徐鳳之際北通齊魯西通陳韓英雄之士俱有領袖聲氣所孚已非一日一舉而集餉多則十萬可致餉少則三萬可簡進可破建州之巢銘長白之山退足迎戰于城外使虜騎不得過即事急而無奈永嘉靖康之事綽然有餘必定此大勢而南中始安如泰山天地晦明而日

夜不改其常山河震裂而大地仍安其位此儀度勢量力亦可自効于　天子而非敢漫言者也今廟堂之上不難以特將見與而苟不知用之之道則儀一迂謬書生耳豈能効尺寸以答非常之遇哉明公念國事如孝子之憂其親儀所旦起不敢言之事略述梗槩于明公之前明公能一言以致太平儀有心血八斗足向中原一灑也冒昧死罪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七終